

LANGLA

● 罗新学 著

狼 来了




花城出版社

狼


来

了



罗新学 著

狼 来 了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狼来了

罗新学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

ISBN 7-5360-4639-1

I. 狼 ...

II. 罗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8050 号

责任编辑: 田 瑛 颜展敏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罗 丹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星湖大道)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3.5 1 插页

字 数 380, 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 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639-1/I·3681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狼来了

LANGLAILE



罗新学 1952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当过中学教师，省报通讯员，政府机关秘书，副秘书长，国土局长。1992年调广东省人民银行任办公室主任，1997年后相继担任两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副行长。曾于报刊发表过短篇小说，此为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狼来了

LANGLAILE

责任编辑 田 瑛

颜展敏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罗 丹



第一章

—

清晨。阳光绚丽。

南海市滨海大道。

上班一族乘坐的公交车、摩托车、自行车汇成两条车龙，一条自东奔来，一条向西游去，前不见龙头，后不见龙尾。车龙奔游到市中心最繁华路段，各色车辆不约而同放缓了行速，机动与非机动大军都被南海兴华银行门前发生的一幕所吸引：平日巍峨、庄重的南海兴华银行大厦今天大门紧闭，门口涌动着约摸二三百号人头，许多民警在遣散人群，手持电掣喇叭的交警一个劲呼喊催促：“走走走！去去去！”大军只得收回目光，车龙依旧各奔东西。

南海兴华银行倒闭了！

紧闭的大门上像讣告一样张贴了白纸黑字两张公告：

左门上——

中央银行公告

鉴于南海兴华银行已经资不抵债，为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兹决定即日起依法关闭，停止营

业。所有债权债务由中国工商银行接管。特此公告。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

右门上——

中国工商银行公告

遵照中央银行决定，中国工商银行即日起对原南海兴华银行所有债权债务依法接管。清盘期为三个月。所有接管、清盘及清盘后债务承兑和债权主张等具体事宜，本行全权委托下属南海市分行实施。特此公告。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

来了走，走了来，滞留在南海兴华大厦门前的人群，多为就近步行上班者或晨练者一族。他们趴背伸脖，谁都真真切切看明白了公告的内容。

“大小也是一家银行，说关就关，我操！”事不关己者，继续啃着手中的面包，发表着感慨，摇头晃脑而去。

“还好，到底是社会主义，总算有人出来承肩！”一般储户口中喃喃，而且知道出来“承肩”的银行比原来的银行还大，没得啥说，但毕竟心里有点不踏实，老是几步一回头。

“嘿嘿，天助我也，又拖得三个月了！”那些到期了或早已逾期的借款人心头窃喜，脸上挂着微笑，步履轻快。

“三个月后承兑，说得轻巧！我的合同损失谁来补？”小业主存款人扬着双手，大声嚷嚷不肯离去。有的被民警呵斥几句，骂骂咧咧走了。有的根本不吃这一套，闹着要控告，要上诉，要找市政府，调门越来越高。这时，自有戴着“工商银行”袖章的人士，满

脸堆笑将其请上早已备好的专车，另找地方去“个别问题个别解决”。

总之，大厦门前局面控制尚好，只是人堆，不是人海；只有小浪，没有惊涛。

二

大厦里面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南海兴华每一位员工都像往常一样正点上班。当他们看到自己单位门前的情况，没有哪一个不目瞪口呆。他们推着单车、摩托匆匆从侧门进了行内，见人便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你问我，我问谁？”前后脚进来的人没有好声气。

“我们行——倒、闭啦！没看见公告？瞎眼啦？”早到一步的人更是声色俱厉，恶狠狠的。

院子里竖着一块巨大的会议通知牌，上写：

紧急通知

各位员工来行后立即到一楼大会议室集合，九时半准时召开全行员工大会。

行办公室 即日

大家陆续来到大会议室。这里成了一个群蜂归巢的大蜂窝，早已闹哄哄、乱纷纷一片。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大家不知所措，三五一群，惶惶然互相探问，可是谁也说不出个究竟。女员工有的已开始抹眼泪，有的早已埋头低声饮泣。情绪激昂的男员工，有的坐在座椅靠背上，有的干脆站到了座椅上，红着眼睛，大放厥词：

“什么以行为家？家倒了都不让人知道，瞒得铁桶似的，把我

们当二百五！”

“怎么，事先没向您请示？你算老几，臭打工的！”

“他妈的，这样乱整，老子就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

“老说狼来了，狼来了，狼还没来，就自己弄死自己了！”

“我宁愿让外国狼吃了，也不愿死得这样窝囊，这样晦气！”

“什么新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新在哪里？骗人！老子本来在建行大锅饭吃得香香的，还是把老子骗来了！”

“老子当初本来打算出国读书，鬼摸脑来到这个臭行，耽误老子五年多，要赔偿老子青春损失费！”

“唉，我也是，当年回国本来在工商行干得好好的，鬼使神差来到这个冒牌的股份制，真是吃错了药，神经病！”

“股份制，换汤不换药，政府控股，国有银行、国有公司参股，还不是政府说了算，一切听他妈瞎指挥！”

“也怪我们行领导自己，市长打个屁都是香的，如今倒好，弄了个资不抵债！”

“倒闭也好！年年亏损，丢人现眼！”

“谁说倒闭好，好个屁！你的饭碗呢？”

“对呀，难道饭碗也砸啦？”

“头呢？那些行长呢？这会都躲起来啦？当缩头乌龟啦？”

“对，找行长们去，必须给我们一个交待！”

“走！总得讨个说法！”

……

大家呼啦啦一下拥到了院子里，对着大厦办公大楼乱喊怪叫，有人挑头稍作调整后，便整齐地有节奏地呼喊起来：

“行领导——出来！”

“行领导——出来！”

“行领导——出来！”

……

八楼会议室。

市政府武云松副市长、中央银行华南分行李子奇副行长、中央银行南海支行刘怀德行长、市工商银行莫望龙行长及南海兴华陈远思行长、东方亮副行长，还有公安厅的一个处长，正在开会，研究九点半员工大会的开法及清盘后南海兴华员工的安置问题。

大家一脸疲惫。

昨晚折腾了一个通宵。

晚上九点，市政府通知在座各位及公安厅、武警总队、交警支队、公益事业局主要负责人立即到市政府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规定不带助手。到齐后，将所有通讯工具一律关闭，并集中保管。会议由武副市长主持。李子奇副行长宣布中央银行关于关闭南海兴华银行及其债权债务由中国工商银行接管的决定，并强调此决定已经国务院审定同意。诸位震惊之余，接下来便是无条件研究如何执行。会议责成公安、交警维护治安及交通秩序，防止上早班市民交通阻塞，造成南海兴华银行总部及其支行网点人群滞留围观；责成武警切实保障南海兴华总部及其支行网点安全，防止不法之徒冲击、哄抢银行；责成公益事业局出动三十辆巴士，于早上八点前开到南海兴华各支行门前，接各支行员工到总部参加员工大会；责成市工商银行组织若干小分队，于早上六点前到南海兴华总部及各支行张贴公告，并负责解释疏导围观群众。中央银行南海支行刘怀德和南海兴华陈远思、东方亮通宵值班，掌握各方执行情况，总揽全局。部署完毕，各位又分头组织会议，亲点干将能人，切实保证在规定时间内之前按照保密要求落实到执行岗位。

忙了一宿，除武副市长和华南分行李副行长抽空打了个盹、冲了个凉，依旧显得容光焕发外，刘怀德、莫望龙、陈远思、东方亮都是一脸倦容。今早大家又移师南海兴华总部，研究怎样召开员工大会。大会如何开已有定论，唯有员工安置问题尚未落题。武副市长的意见是，清盘结束后，南海兴华银行除自谋职业者外，其他一律由市工商银行接收。莫望龙行长则坚持总行尚无指示，必须请示总行。

此时，楼下的呼喊声传上楼来。武副市长恼火地瞅了陈远思一眼，陈远思会意，立即将目光转向东方亮。东方亮有些不情愿地站起来，准备下楼。

“小贺一块去！”武副市长指示公安厅的贺处长。

两人下得楼来，走到院子中央站定。人群立时鸦雀无声。

“吵什么吵！”东方亮剑眉倒竖，大声喝斥，“都给我回会议室去，准备开会！”

人群慢慢地向会议室移动。这时，接各支行员工的巴士也陆续开来，员工们纷纷下车，往会议室集中。

突然，“咣啷”一声，不知是办公楼的三楼还是四楼传来玻璃被击碎的脆响，接着“砰、砰”又是两下重物砸地的声音。立即有行内经警跑下楼来，向东方亮小声报告：业务发展部周正副总经理砸了两台电脑。

“抓起来！”站在东方亮身旁的贺处长厉声命令，楼下两名警察旋即抢身上楼。

“慢！”东方亮扬手制止。他对贺处长说，“行内的事情，我来处理！”他知道，在此非常时刻，这类事情如果公安插手就复杂了，容易激怒员工，激化矛盾。

“保卫部！”

“到！”

“将楼上损坏公物者，带到保卫部查明情况，详细记录，会后处理！”

说完，他大步走向会议室，准备组织会场。

三

这是一个没有会标的大会。主席台条桌上铺了一块浅灰色台布，放了一个麦克风。没摆鲜花。

武副市长带领各位行长鱼贯上台，各自就坐。没有掌声。

会场倒还安静。六百多双眼睛聚集在主席台上，盯着这些“头”们，且看他们还能说些什么，更重要的是期盼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有个妥善的安排。

武云松副市长居中而坐。他蓄着大背头，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还打了点发油。今天虽不是出席什么庆典、剪彩仪式、高规格的重要会议，但他还是穿了一套深色西装，并系了一条绛红色领带，领带结也打得中规中矩。他习惯性地用双眼扫视了一下全场，然后端坐、平视，国字脸凸显出非凡的自信与威严。他很注重自己的形象。他是南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武云松，他代表的是南海市人民政府。不就是倒了一家股份制银行嘛，南海市人民政府还在，他武云松还在！如果细心，从他国字脸上也能读得出些许凝重，但绝对读不出丝毫的愧疚。他武云松分管财政金融，南海兴华银行当然是他分管的工作之一。没错，他是干预过银行的业务经营，甚至干了些不大切合实际的事情，超过了银行的经营承受能力，但出发点都是为了南海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再说，地方政府办银行，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就不允许走弯路？南海兴华倒闭，这个账难道要算到他武云松的头上？而且，过去南海兴华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了南海的建设，如今倒闭了，债权债务由国有银行工商银行兜过去了，这个账无论怎么算，南海市没吃亏！他端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小口，把沾在唇上的一小片茶屑轻轻地唾回杯子里，放下茶杯，再拿起桌子上碟子里一张纸巾扑了扑唇，继续端视全场。

武副市长右侧端坐的是中央银行华南分行副行长李子奇。李副行长穿得比较随意，白衬衣上面套了一件浅棕色夹克衫，衬衣领扣也敞开着，显得轻松自然，甚至脸上还泛着淡淡的慈和的笑意。他代表的是中央银行，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裁判。倒闭一家商业银行，当然谁都不会高兴。但是，中央银行三令五申，商业银行必须依法合规经营，稳健经营，自觉防范经营风险。怎么样？不遵守游戏规则，胆大妄为，倒闭是必然的下场。倒闭一家银行是坏事，也是好事，它可以警醒其它商业银行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李副行长也端

起桌上的茶杯，微微鼓起腮帮，轻轻地噗开浮着的茶叶，专注地啜饮香茗。

紧挨武副行长左侧就坐的是中央银行南海支行刘怀德行长。昨晚一夜未睡，头发显得有点蓬松。疲惫的脸上分明写着几分沮丧。他是中央银行派驻南海监管商业银行的行政长官，是一方金融平安的守护神。可是偏偏在他接任南海支行不到半年时间，就出了南海兴华倒闭这样的倒霉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南海兴华倒闭当然不全是由于他的监管不力造成的。但别人会不会这样看？他感到委屈。麦克风摆在他的面前，他是今天大会的主持人。他沉着脸，仍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李子奇旁边坐着市工商银行行长莫望龙。他疲惫地耷拉着眼皮，面部不带任何表情，谁也不知道此时他在想些什么。他是最大的国有银行派驻南海的一方“诸侯”，他网点多，资金实力雄厚。他从来就瞧不起甚至讨厌这些小银行，抢他的客户，挖他的存款，搞走他的人才。如今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还要他出来收拾烂摊子！他掏出香烟，吧哒一声点上火，自顾自地吞云吐雾。

刘怀德旁边坐着南海兴华的行长陈远思。他本来就个子不高，四十七八了还是一副长不大的娃娃脸。昨晚他一宵未睡，眼圈有点发黑，更显得神情猥琐。他是全国唯一的一家倒闭的商业银行的行长。他承认自己无能，但他也有苦难言啊！他目光滞滞地瞧着台下的员工，一脸痛楚，一脸无奈。

陈远思旁边坐着东方亮。他一直紧绷着脸，拧着眉毛，布满血丝的两只眼睛红红的，样子有些吓人。此时的他，满脑子翻江倒海，思绪纷乱而怪异。他愤懑，他为自己的倒霉。他又有点幸灾乐祸，因为几年来谁也不愿听、谁也听不进的他的预言，今天终于成为了现实。他甚至埋怨台下的员工太老实了，为什么不高呼口号？为什么不去市政府请愿？为什么不冲上台来，扭打武云松、陈远思和他东方亮？他掏出一支烟来，抖着手打火点燃，刚吸上两口，又将它在烟灰缸里狠狠地摁灭。

九点半，大会准时开始。

刘怀德主持。他宣布，首先由中央银行华南分行李子奇副行长宣读中央银行决定并作重要讲话。李副行长照本宣科念完了决定，然后讲话。其重要讲话的重要之处，主要是强调市场竞争是有序竞争，而不是无序竞争，必须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银行是高风险行业，更要严格自律，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特别在当前外资银行准备抢滩中国市场前夕，许多中小银行存在这样一个通病：重规模扩张而轻经济效益，重发展而忽略风险防范。因此，南海兴华的倒闭，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教育意义。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他的讲话，讲在此时此地，显然是重要的。

接下来，市工商银行莫望龙行长讲话。他虎着脸，瓮声瓮气地开了腔，首先强调他的不是讲话，只是表态，然后言简意赅“表态”了两层意思：完全拥护中央银行的决定；在总行和当地政府领导下，认真做好接管与清盘工作。

然后，南海兴华陈远思行长讲话。陈远思声音有点嘶哑，喉头也有些嗝噎。他表示拥护中央银行的决定；他为南海兴华的今天感到惭愧，感到痛心，感到对不起员工。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认真做好清盘交接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

“请问陈行长，什么叫大局？我们还有大局吗？”

“请问站完了最后一班岗，我们还做什么？”

会场里，有员工站起来向他大声质问。

“对！我们还做什么？”许多员工跟着附和。

主持人刘怀德担心场面复杂化，机警地瞅了瞅武云松。武云松点了点头。刘怀德便大声宣布：“下面请南海市人民政府武云松副市长作重要指示！”

会场果然重归安静。

武云松接过移过来的麦克风，亲自将话筒调到了恰到好处的位置，然后微笑着像聊家常似的开始了侃侃而谈。在说过“拥护”、“支持”之类的开场白之后，他代表南海市人民政府强调三个极为

重要的观点，希望作为处理南海兴华善后问题的几条原则来掌握。一是正确评价南海兴华的历史功绩。南海兴华是南海市人民政府牵头创办的一家银行，几年来，筹集资金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如果有谁以南海兴华的倒闭而否定南海兴华的历史功绩，那他就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就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要正确认识南海兴华的倒闭。地方政府办银行，这在中国是开天辟地史无前例的事情，谁都没有经验。谁能保证不走弯路？谁能保证不出现一点失误？再说，南海兴华是不是已经到了非关闭不可的时候？当然，作为地方政府应该理解和支持中央银行的决定。倒闭一家地方银行，对其它银行能起警示作用嘛！牺牲一个南海兴华，看起来是件坏事，但对整个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是件好事嘛！因此，站在大局的立场，宏观的高度，南海市人民政府对中央银行的决定，能够理解，能够支持，也应该理解，应该支持……

说到此，武副市长偏过头去微笑着谦和地瞧了瞧坐在身旁的李子奇。李子奇副行长正在细心地玩味武副市长的讲话，他当然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他武云松领导下的南海兴华银行成绩是主要的，虽有失误，但还不至于倒闭。中央银行决定倒闭，仅仅是出于对金融行业监管的需要。尽管如此，南海市人民政府，他武云松，还表示拥护和支持。这是多么的大度。好个狡诈的武云松！他在心里骂道。他知道会场好比剧场，主席台就是戏台，台下六七百人就是观众，他和武云松等人都是演员。他见武云松偏着头递来一个微笑，他也马上咧了咧嘴角，挤出一点笑意，并点了一下头，表示应和。

武副市长收起微笑，转而面对全场，继续强调他的极为重要的观点和原则。他说，三是要正确对待南海兴华的接管与清盘工作。这是工商银行与南海兴华银行双方共同的事情，需要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来不得半点马虎。三个月清盘期内，南海兴华员工任何人不得擅离岗位，玩忽职守。三个月内工资奖金照发！至于三个月后，欢迎大家自主择业……

他有意停了停，观察一下会场的反应。会场顿时嗡嗡声起，并有几个男女员工呼啦一下站起来。他没等他们说话，连忙抬起右手按了两按，示意大家坐下。他说，当然，不愿意自主择业的，我和工商银行商量好了，全部由工商行接收安排……说完，又向莫望龙递过一个微笑。

莫行长心里非常恼怒：谁跟你商量好了，明明是强加于人！但他也知道主席台与戏台的道理，还了他一眼，不带一点表情。

“南海兴华是南海市人民政府创办的银行，那么，你们银行出了点事，政府自然不会不管嘛……”他见会场情绪稳定了，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继续侃侃而谈。

这时，会场外面似乎出了什么事，因为坐在后排的几个民警纷纷起身，往外急走。武副市长向刘怀德递了一个眼色。刘怀德用肘碰了碰陈远思。陈远思犹豫了一下，偏过头来瞧着东方亮。东方亮知道他正瞧着自己，便站起身，沉着脸走下主席台，向外走去。

四

银行大门外确实出了点事。围了两大堆人，而且围观的人越多。

侧门口，一个企业老板模样的人带领一伙人要往里冲，民警和经警坚定不移地挡着。几个工商银行戴袖章的员工劝其上车，有话好说，但他根本不听。他说他知道市长在这里，要见市长。东方亮搞清了原委，交待保卫部将其带到楼上小会议室等他。

然后，他直奔大厦门口，拨开人群，见一老太太晕倒在地，另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搂着老太太直淌眼泪。他吩咐跟在身旁的经警，赶紧叫司机把他的车开来。

不一会，车来了。他抱起老太太上了车，并招呼那女子坐前排右座，叫司机开往就近医院。

路上，他问那女子怎么回事。